于沙海之间，写就诗与远方的生命哲思

——评伊·呼和执导影片《生生不息》

◎葛丽英 一言

2026年10月24日，伊·呼和执导的《生生不息》荣获第五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9月28日，在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活动中，该片斩获了“优秀故事片”大奖。此前，这部影片已先后入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暨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多彩中华”民族题材电影展、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等，并获2026亚洲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文艺片”奖。

影片《生生不息》以治沙模范宝日勒岱、殷玉珍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将叙事锁定在上世纪60年代毛乌素沙漠沙害肆虐的历史现场，讲述了蒙古族姑娘阿茹娜从20岁起向沙漠宣战、为荒原唤回绿意的半个多世纪的治沙征程，既记录了内蒙古万千农牧民投身家园建设的时代风骨，又以诗意流转的影像叩问着“人为何而活”的恒久命题，塑造出兼具现实重量与理想光芒的精神“远方”。

影片《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把心系家国、扎根乡土的艺术自觉，贯穿于他数十年的影视创作之路。回顾他担任摄影的《骑士风云》《悲情布鲁克》《国歌》《日日夜夜》等作品，粗粝厚重的影像质感、流畅自然的运动镜头、富有冲击力的视觉画面与辽阔苍茫的人文景观，共同构筑起其独有的影像风格。更为难得的是，他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带着深沉的生态忧患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认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努力挖掘不平凡的个体人生与历史根脉，以朴实的电影语言讲好内蒙古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引导观众树立爱国与责任的价值理念。谈及《生生不息》的题材选择，伊·呼和提到，主人公原型一生与治沙为伴，始终矢志不渝地践行父亲的临终嘱托，活得充实豪迈，充满奋斗精神。影片以内蒙古治沙真人真事为创作基础，融合了宝日勒岱、王果香、殷玉珍等多位治沙模范的事迹，将真实的社会现实转化为电影艺术创作的核心动力，以质朴的银幕语言构筑起属于中国治沙人的“诗和远方”。

《生生不息》以一场席卷大漠的沙尘暴开启叙事。影片主人公阿茹娜采购完生活物资，骑着骆驼穿行沙海，而沙尘暴就在此时骤然袭来。彼时乡亲们已完成生态移民，广袤的沙海中只留她一人独自坚守。在突发的自然灾害中，阿茹娜救回了为搜寻集体羊群而遭遇沙暴受伤昏迷的巴格那，由此牵引出二人缠绕一生的情感脉络。巴格那苏醒后，目睹阿茹娜独自驭驼、汲水、栽树的艰辛日常，在持续的生活交流中，二人产成情感共鸣，从陌生走向相知。当阿茹娜袒露心底情愫，观众本期待他们携手投身荒漠治理，但这份纯粹的理想爱情始终承受着现实的重压——沙漠极度缺水，阿茹娜甚至会承接巴格那饮剩的几滴水；整片沙海唯有她父亲早年种下的一棵树，在黄沙中顽强挺立。巴格那的第一次不辞而别，正是现实主义叙事框架下，普通人在生存诉求与内心向往之间挣扎的真实写照。阿茹娜坚守沙海、植树治沙的抉择，挣脱了单纯维系生存的本能诉求，超越了对现实困境的被动妥协，向着超越个体得失的价值信念持续前行，这也是一代代治沙人最核心的精神特质。巴格那最终重返沙海，与阿茹娜并肩投身治沙事业，却不幸牺牲于治沙途中。影片诠释的“远方”，并非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承载精神追求的心灵向度，阿茹娜抵达的，正是超越个体得失的责任担当与代际传承，为普通人的奋斗赋予了多层次的生命内涵。

除男女主人公外，影片设置的喜剧人物敖其尔则构成了独特的“镜像效应”。敖其尔和阿茹娜同处一个嘎查，一直倾心阿茹娜，强烈的占有欲驱使他利用巴格那不识字进行欺骗，造成巴格那的第二次离开。导演用夸张诙谐的表演设计，引导观众暂时跳出情感沉浸，在幽默的观感中理性地审视人性抉择。远道而来的巴格那能够承受荒漠艰苦、扎根毛乌素，土生土长的敖其尔却在艰难考验前选择退却；巴格那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芒，敖其尔利己的取舍则由此进一步凸显了主人公坚守理想的可贵，更加反衬出阿茹娜对崇高理想的执着坚守。

影片借男女主人公的离合聚散与生死考验增强叙事的感染力，最终塑造出植根于毛乌素大地的艺术典型——阿茹娜。她尚未迎来女儿的降生便痛失爱人，又因心中种树治沙的信念婉拒安于逸乐的敖其尔；她亲手为故土披上绿装后，依旧选择独自前行、完成父辈嘱托、兑现毕生理想，阿茹娜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叙事。

影片的诗意质感，由成熟的视听语言塑造。作为拥有多年摄影经验的艺术家，伊·呼和在影片中打造出了充满诗意的影像空间，夕阳下的沙漠、夜幕中人物的神情、日常化的静默画面，搭配跨越半个世纪的背景音乐，共同勾勒出“沙漠变绿洲”的诗意图景。同样，影片对音乐的运用也颇具巧思，开篇将20世纪60年代的歌曲《北京的声音最美丽》作为有源音乐，经苏木公社大喇叭播放，还原了故事所处的时代氛围，朴素直白的歌词道出了劳动最本真的价值。影片结尾，晚年的阿茹娜出场——当蒙太奇完成半个世纪的时间跳转，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举办，展馆中的阿茹娜凝视着展柜里的旧物，半个世纪的青春奋斗以及和爱人的共同憧憬都凝缩在这一刻，深沉的悲切与亮眼的治沙成果从冲突走向融合。此时，阿拉坦其其格演唱的长调民歌《孤独的白驼羔》作为无源背景音乐响起，沧桑沙哑的音色与低沉悲凉的旋律带来了浓浓的情感濡染。“失去母亲的白驼羔，因饥饿哭泣”的歌词形成隐喻，草原与绿色正是养育人类的地球母亲，毛乌素从沙海变林海的奇迹，就是一代代治沙人写就的绿色诗篇。影片的思想内核最终落在对治沙事业的历史回望与未来忧患上，导演伊·呼和通过阿茹娜沉默的神情传递出深沉的生态忧患，毛乌素今天的林海，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又会怎样？当巴格那与阿茹娜的定情信物铜铃响起时，那一声脆响如振聋发聩的警钟，最终合奏出警示世人的爱情悲歌、人生颂歌与生命挽歌的三重旋律。







（本文图片为影片《生生不息》剧照）

影片借助今昔场景的对照，提醒观者时刻铭记以阿茹娜为代表的治沙坚守者。他们奉献青春、耗尽毕生，甚至带动家人接续投身治沙事业，最终造就了这片天地人和的诗意家园。伊·呼和曾说，阿茹娜一生扎根荒漠，不计得失，投身在旁人看来前景渺茫的事业，只因心有所持，生命因此丰盈而豪迈。这般极致的个体样本在现实中并不多见，但“劳动、奋斗、奉献”以及心怀家国、扛起责任的生命选择，恰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实践。影片人物极少有慷慨的表态或激昂的口号，他们只是一旦认准前路，便沉静笃定、心无旁骛地前行。这正是《生生不息》最打动人心的特质，它将厚重的历史议题与深邃的生命思索，转化为富有诗意的观影体验，在黄沙消退、绿洲生长的交替之间，持续叩问责任、爱情与生命价值的永恒命题。伊·呼和也正是清晰地认识到，毛乌素荒漠化治理的显著成效，既来自劳动模范的引领，更来自无数终身拓荒却隐没于人海的无名治沙者。于是他将内蒙古治沙人半个多世纪筚路蓝缕的治沙历程安放在一部故事片中，期待依靠艺术典型与院线传播的双重力量提升治沙精神的公共影响力，让爱国奋斗的实践从内蒙古厚重的治沙根基中，“生生不息”地长出新的绿色。

典评

物象与隐喻都是大地的词根

——诗集《大地的词根》读后

◎牛敏

诗人高朵芬的诗集《大地的词根》在诗学维度上的核心贡献，是跳出传统乡土诗歌的风物抒情惯性，以广博的物象与辽阔的隐喻，构建起东方静穆美学与现代个体精神思辨深度融合的诗学范式，成为她整体创作体系中以“广博见著”的代表性文本。

一、意象体系的跨界拓展：从乡土词根到日常哲思的诗学延伸

《大地的词根》这部诗集延续了高朵芬一贯的意象建构逻辑，却突破了草原、骏马、苍天、白云等传统北疆物象的边界。以“十二象”为核心，将岩画、麦象、流转的时光、大地的美学等密集意象，转化为承载生命哲学的“生活词根”。有了《大地的词根》这一书名作统领，诗集中纷呈的物象和辽阔的隐喻都来得自然、合理，都成为一个一个词根，表达着诗意。

在这里，戈壁的长风，沙漠的热浪，渡口的夯歌，沟壑里的时光，身体里的星光，飞奔在时间上的马，一朵花的高度，等等，都升华为人与天地自然的静默对话，完成了诗歌意象体系从“生存根基”向“精神栖居”的维度拓展，让寻常生活细节也拥有了文明记忆和大地根性的诗意重量。

如“象一，秘境深处的时间记忆”其中一首《苍穹下，想起那个酿酒师》：这首诗不讲词采奢华，而在角色转换。诗中的人物、景物、事物始终是一个整体，从而达到自我超脱。“漫步于收割后的后山荒野/我仿佛看见少年时期遇见的那个酿酒师穿越而来/想起他，端来一碗腰窝酒/想起我和爱人学着祖先的动作/一起拥向一片红高粱，躬身曲背，用力收割/恨不得，我们用镰刀收回山坡下所有的红高粱”。众所周知，酒始于农耕，扎根于大地。故乡的红高粱地既是诗人青少年时代捡拾回来的乡愁，也是一部溢满人间记忆的故事脚本，所有这些意象都在诗人的笔下被一一唤回。正如诗歌现场的诗人和藏在酒香里的故人、故土一同抵达诗性的归属。

二、美学范式的补位：以博杂叙事重构静穆崇高诗学

整部诗集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以克制的语态，让所有诗意都从每个词根的缝隙里自然溢出，实现了“以微物见天地”的审美效果，补位了高朵芬诗学体系中偏向静穆、深刻、思辨的美学板块，和从前的厚重、沉郁、豪迈形成了审美互补。

如“象五　北纬四十度高原”组诗第一首《住着秋天的向日葵》：“你金黄的身躯里住下秋天/何尝不住下生死/遥远的向日葵，你支撑了我沉重的翅膀/含糖的叶脉里，所有悲伤一扫而尽//风儿穿越花丛我赶制的嫁衣，穿着太阳的颜色/四射的光芒里/我是风，是鸟，是咒语/我没有怀疑这个世界/我不是庞德也不是庄子/我是一朵向日葵，承受的黑暗之吻/我找不到替身”。这首诗，借向日葵承载的生死哲理，在高原的光影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映照。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向日葵举着太阳而来，我的眼波射穿了黑暗”。

三、生命伦理的日常化转译：把大地伦理落地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

高朵芬诗歌的“大地伦理”一以贯之是以庄重姿态来呈现的，而这部诗集更注重以超然物外的哲思，完成诗歌书写人心的力量和它直抵灵魂深处的剖白。以“未来的雨是否落在未来”的姿态，转化细微之物直抵它的彼岸，而不对事物做任何功利性评判。

由此看来，生灵，向来不缺乏舞台，一切源于这片古老荒原的胎动之初。穹隆、沃野、雁阵，低沉雄厚，弦音与长调悠远交织，远古文明与星空图腾，具有穿透岁月的力量，如同诗歌文本一样水到渠成：“时间过去，河套大地七月的原野上/收割机再度开向麦田，麦香随风飘散/元宇宙、深海莫测/一切没有发生过，冥想或许专注心流/麦子和麦子周边的世界进入巨大的空虚/人类重新发明了水域和身体的星座/麦子颠覆了麦子/新拓展的空间因麦子遇见了自己的神 ”。

这种让原本厚重的乡土文明根性，不再是遥远的精神图腾，而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命实践和大地词根，完成了乡土诗学从“文明史诗”向“日常栖居”的价值下沉。

四、叙事的抽象性与语言的陌生感：找回立在大地上的美学意蕴

从《大地的词根》这部诗集中，不难看出高朵芬诗歌叙事的抽象性与语言的陌生感。这一点，更能体现诗歌的魅力。她用陌生化的语言打破常规表达，又在叙事的抽象中，重新确立了北方大地的美学意蕴。叙事由实入虚，获得思想容量，使语言因陌生而重新擦亮世界。

比如《蒙古马，飞奔在时间之上》，马的奔腾与河流的绵延叠合在一起，速度、力量和历史感同时出现，既保留了个人经验的温度，又让具体物象通向更辽阔的情感空间。又如：“冰是水挺立的骨头”也把抽象与坚硬的生命意志具象化。再如《人的另一半脸是画出来的鸟》组诗中写道“火烧云”：“大约七点半/你提醒我：‘看火烧云’/我从窗口眺望/看太阳滚落在火海如何化为灰烬/至于火是怎样从天边开始蔓延的/是不用过问起因的/我只想在这样的时间刻度里/掰着指头数数天机的玄妙莫测/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听见秒针的拨动/真的使人猜不透/那么多的云朵，顷刻间/风风火火一起走向了刑场”。

这样的表达让熟悉的事物重新变得新鲜，延长了读者的感受过程。既可以使语言表达更生动，更深刻，更有内涵，也可以让语言艺术陌生化，富有节奏感。语态更具先锋性。如《阴山岩画，时间深处的孤独美学》和《太阳的光芒里，星星被星星照亮》等篇目，都是对美的幻象的文本呈现，充满着诗性的光芒。

风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从阴山岩画“耕田图”看河套文化的文学表达

——读长篇小说《石吼》

◎运计彬

黄河九曲，浸润出八百里河套平原；阴山如屏，镌刻下千年文脉。陈慧明的长篇小说《石吼》，以北宋阴山岩画“耕田图”的失窃、追寻与回归为主线，将阴山苍茫、黄河浩荡、蒙汉人民世代交融的历史印迹、乡土烟火与文化守护熔铸于笔墨之间，激荡起河套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学涟漪，完成一场关于记忆、传承与守护的时代对话。

一、以“石吼”构建河套文化的精神图谱

书名“石吼”极具东方诗性的艺术张力，意蕴深沉，耐人寻味。“石”是冰冷静默、坚凝永恒的物象；“吼”代表生命的呐喊与情感迸发。二者并置看似相悖，却是作家的匠心独运，造就震撼人心的视听审美。这一意象，可与作家早年斩获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的纪实作品《人非草木》形成互文、异曲同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石亦能吼，可寄苍生”，前者聚焦个体人性，后者承载地域文脉；一个从人出发，一个从石落笔。正如作家所言：“最初拿起笔，就是想向着命运‘嘶喊’，文学是苦难生命自我救赎的方式”。人与石皆是河套大地上悲悯、良知与爱恨的凝结，共同向着命运发出惊天呐喊。

阴山不语，岩画留声。《石吼》植根河套大地万物有灵的审美传统，以诗性隐喻唤醒千年文脉。当一块石头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祈愿，就不只是一块石头了！千年之后，那些刻痕与记忆就是“石吼”。当文物贩子觊觎、妄图凿取岩画牟利，沉睡的文明仿佛冲破岩层，发出振聋发聩的抗议与呼唤，这便是“石吼”。一个有趣的书名，打通了远古与当下、神话与现实、阴山岩画与河套人心。

陈慧明深耕河套文学沃土，参与编撰《巴彦淖尔传》，对这片土地的山河胜迹、历史文脉熟稔于心，文字间自然流淌着河套烟火、民族记忆与地方风骨。一个“吼”字，打破大众对岩画沉默无声的固有认知：石本无声，何以嘶吼？这个设问，恰好可以沿着文学里石头“发声”的脉络去理解。而阴山岩画的吼声雄浑厚重，裹挟远古先民的生命力量。作家运用诗性思维，将凝固的文化遗产人格化：先民将生命印记托付大山，大山便代代传递先民心声。这吼声本不在石头本身，而是镌刻于岩层缝隙之中、生生不息的文明记忆。

河套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对话交融的前沿，草原的豪迈、农耕的坚韧、边塞的苍凉，共同铸就了独特的河套文化，而这些也沉淀在亘古沧桑的岩画之上，构成河套文化的精神肌理。作家以“石”为核心铺展双重叙事。其一为文物命运的沉浮：文物贩子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攫取岩画；阴山脚下的百姓虽无专业文博知识，却凭血脉深处的乡土情怀守护历史遗存。岩画如一面明镜，照见人性中贪婪与赤诚、软弱与坚守的博弈。其二是文明的深情呐喊。“石吼”早已跳出个体故事，升华为河套文化的精神回响。先民将劳作图景、精神信仰刻于岩壁，一代代人的情感注入岩石，赋予石头以灵性。这是先民的祈愿，是岁月的回响，更是民间守护文脉的心声。作家借诗意想象，让沉默文物开口说话，挣脱冰冷史料的束缚，化作直击人心的文学力量，向世人警示：守护历史遗存，就是守护民族精神来路；赓续乡土文脉，方能守住一方土地的灵魂。

品鉴

二、于烟火人间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命题

《石吼》跳出普通寻宝故事的叙事套路，将文化遗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起伏，立意远超一般乡土小说。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摒弃护宝英雄的人设，把文脉传承置于鲜活的烟火人间。书中人物并非圣贤，存有私心杂念，会犹豫、会胆怯，恰恰是这份不完美，让文化守护拥有真实厚重的人间底色。他们的坚守不靠宏大理论支撑，只有一句朴素认知：“这是阴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咱们河套的根，不能让它流走。”

小说观照现实、直面时代。岩画“耕田图”本身就是河套农牧交融的珍贵物证，守护岩画就是守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见证。当下文旅热潮涌动，部分地区急功近利，将文化遗产流量化、商品化，片面追逐经济效益，无视文物厚重的历史内涵。来自崖壁的“石吼”，警醒世人读懂先民的精神世界，发出时代叩问：商业浪潮席卷，我们该如何善待祖先留下的遗存？

三、乡土文学如何守住地域文化的文学表达

《石吼》突出的文学价值，是将地域文化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家园。作品没有把阴山岩画处理成猎奇的考古符号，而是融入河套乡土的吉光片羽中，从历史遗存里提炼独有的精神图腾。陆家圪旦是河套村落的典型缩影；蒙汉邻里往来和睦，餐桌上炖羊肉、烩酸菜、硬四盘烟火氤氲，处处镌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圪旦”“圪卜”“叨啦”等方言成为人物性格与地域水土不可分割的鲜明符号。阴山、黄河、乌兰布和沙漠、河套平原、乌拉特草原不只是故事背景，更是河套文化的鲜活载体，承载着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

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石吼》跳出地域写作常见误区，一边回望岩画承载的历史烟云，一边把镜头对准民间众生，在他们的悲欢取舍中提炼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兼容并蓄、坚韧厚重。通过写山河文脉，指向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根脉。同时依托人物悲欢、乡土烟火，让读者真切体悟阴山岩画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瑰宝，将文物保护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叙事，从中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阴山的风还在岩画上打转，河套文化的根脉随岁月绵长。守住一方刻满记忆的岩画，便是守住一方大地的精神根脉。

